



即述即作: 城市更新语境下上海建筑师的“城市建筑学”探索

庄慎^{1,2}, 吴洪德^{1*}

1.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 上海 200240;

2. 上海阿科米星建筑设计事务所, 上海 200233

* E-mail: wuhongde@sjtu.edu.cn

收稿日期: 2022-09-23; 接受日期: 2022-12-28; 网络版发表日期: 2023-04-2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号: 51778419)资助项目

摘要 在全球化的推动下, 主要都市的城市化进程由增量向存量转变, 基于创新利用和场景消费的城市更新成为突出的实践领域。然而, 迄今为止的正统建筑学采取了本质主义和偏重“生产-扩张”的范式, 难以应对新的领域。面对这一难题, 上海建筑师群体转向建筑的使用端, 针对普通城市建筑的日常更新展开研究实践, 提出了“向城市学习”, 发展一种新的“城市建筑学”的倡议。“SHP上海计划”“小菜场上的家”“虹口1617”“定海桥地区居住建筑空间调研”是其中四个有代表性的研究案例。总结成果, 主要研究者进一步提出了12条面向城市更新的宣言式建议, 对正统建筑学基本命题进行了批评性的更新。与研究同步, 上海建筑师群体在大量更新实践中不断摸索, 总结了一系列针对性的设计策略, 如: 对“潜在性”效能系统的更新利用; 关注中性空间的“适应性”设计; 面向使用的“直接有效性”设计; 关注空间冗余的“包容性”设计; 关注非识别体系的“并置、混合”设计手法等。“城市建筑学”不仅回应了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建筑学向城市寻求“另一种建筑学”的努力, 也唤起了“即述即作”的中国传统创作思维的理论潜力, 可被视为一种从日常生活和文化现实出发、在建筑学科内超越现代性的批评性尝试。

关键词 城市更新, 上海日常城市研究, 城市建筑学, 适应性, 中国传统创作思维

近十余年以来,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入新的阶段, 城市建设逐渐由规模增长向内涵深化、由增量建设向存量更新转变^[1,2]。这一方面体现了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 建立卓越全球城市的需要, 同时也是建设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模式的必然选择。作为中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区域之一, “现代性之超越”的课题已经放在上海的面前, 城市更新也成为当下的建筑实践和研究焦点之一。以城市空间中的日常“改变”为关注点,

上海建筑师群体已经积累了较多具有理论意义的研究和实践成果, 并提出了发展一套适应城市化新阶段的“城市建筑学”的倡议^[3,4]。本文从这一群体的代表性研究、实践的回顾入手展开分析, 尝试说明: 这些新的努力不仅批评性地回应了当下城市的突出问题, 提出了新的设计理论和实践方法, 还在西方后现代建筑思想和中国传统环境思维之间建立了共振回响。以“适应性情境”为关注的“即述即作”构成了一种在建筑学科内

引用格式: 庄慎, 吴洪德. 即述即作: 城市更新语境下上海建筑师的“城市建筑学”探索. 中国科学: 技术科学, 2023, 53: 779–796

Zhuang S, Wu H D. “Creation in narration”: Shanghai architects’ research and practice toward an “urban-era architecture”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regeneration (in Chinese). Sci Sin Tech, 2023, 53: 779–796, doi: [10.1360/SST-2022-0305](https://doi.org/10.1360/SST-2022-0305)

超越现代性的批评性实践^[5], 探讨了永续发展阶段建筑学科存在的价值, 并尝试重新界定学科的边界。

1 向城市寻求“另一种建筑学”

城市是复杂的物质空间和社会文化载体, 它的丰富性的根源, 来自于日常使用的复杂性带来的大量历时性的变化。作为“沉默的大多数”(silent majority), 普通建筑物形式复杂混沌, 不符合经典美学, 常被冠以“无名建筑(anonymous architecture)”^[6]、“没有建筑师的建筑(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s)”^[7]的称呼, 却构成了喧嚣而鲜活的生活体验的主体。与之相较, 作为建筑史主要案例的经典建筑, 比如重要的政治、文化、公共建筑, 建筑大师的著名作品等, 只占较小的比例。高雅作品构成的经典体系塑造了建筑学的认知框架, 作为日常生活场景的普通建筑则被排除在外, 成为不可见、难以言说之物。这一倒挂现象的哲学根源应归结于本质论(essentialism)和生存论(existentialism)两种认识取向的差异。

就其根本来说, 文艺复兴至现代时期的正统建筑学历史地(historically)形成了一种本质主义的特征: 以“实在且不变”的建筑本体作为理念的基石; 在实践媒介上, 将空间形式看作体现创作者意图、逻辑自洽、无限均一的自治系统; 在文化功能上, 通过单个作品的识别性和作者身份建立起与意义的关联。我们可以将这种取向称为“第一种建筑学思考”, 或者以“自治性作品”^[8]为目标的建筑学思考。在理性启蒙和工业革命的推动下, 本质主义的建筑思考逐渐与笛卡儿空间和进化论线性时间结合, 催生了一种生产性的、加速扩张的时空体系, 现代城市化和全球化即其可见的结果。与大规模城市化相适应的, 是一种标准化的空间技术: 融合了各种版本的国际风格、多米诺结构体系、功能主义空间配置和人工环境调控设备的“现代建筑”体系。

然而, 本质主义思考的特征导致它难以对城市的

复杂性和日常改变的自然演进做出解释和应对。在一定的技术和资源限度下, 建成环境的简单“生产-扩张”也并非可持续的模式, 尤其是难以应对消费主义文化在使用端的需求。面对这一窘境, 不断有人做出尝试, 尝试寻找“另一种建筑学”, 来协调发展和使用的关系, 如第十小组(Team 10)、德州骑警(Texas Rangers)、建筑电讯派(Archigram)、塔夫里(Manfredo Tafuri)、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等。其中黑川纪章、菊竹清训等日本建筑师从东方的循环自然观出发, 提出了“新陈代谢”思想。它将城市看作一种在预先规划的稳定状态中逐渐更新的动态过程, “大”的永久构筑相对稳定, 而依附于其上的“小”的功能单元则常换常新^[9]。这一思想暗含了两种发展模式的协调共存: “实在且不变”的本体变成了巨型结构体和基础设施, 它以线性扩张的模式延伸着城市的边界, 是第一种建筑学思考的遗产; 而容纳了日常生活的小型单元则适时增减、循环更新来适应“日常变化”, 代表了另一种不同的思考模式。“新陈代谢”思想在国际范围内形成了巨大的学科影响。虽然本质上属于对第一种建筑思考的修正, 但也表现了东方思想对西方建筑理论体系的一个批评性调整, 凸显了非西方思维的理论潜力。

20世纪中后期, 西方城市发展经历了从物质空间建设向生活本质探寻的过程, 开始了建筑文化的“后现代”及“当代”阶段。世界范围内持续出现了对于城市日常空间的研究兴趣。无论是对“如其所是(As Found)”^{[10][11]}“日常建筑(Architecture of the Everyday)”^[11]“滥建筑(Da-me Architecture)”^[12]“垃圾空间(Junk Space)”^[13]“广普城市(Generic City)”^[14]等空间形态的关心, 或是对“拥挤文化”“基础设施建筑学”“日常都市主义”“向波普文化学习”等理论认知的提出, 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这表明研究者越来越关心具体而独特的地理和文化背景下, 作为整体生活载体的空间形成方式和使用状态。此外, 20世纪70年代的《向拉斯维加斯学习》《洛杉矶: 四种生态的建筑学》《癫狂纽约: 曼哈顿

1) As found, 如是或如其所是, 是英国建筑师史密森夫妇(Alison Smithson & Peter Smithson)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术语, 用于概括其20世纪50年代粗野主义时期的设计方法和思想。本意为“按照某种事物已经成为的那样”, 或“按照某种事物本来的样子”。这一思想最初来源于独立小组合作者亨德森夫妇对日常街区的人类学和社会学观察: “如其所是是一种态度, 它赋予已经存在的东西一种积极的品质。它拥抱已经存在的事物, 承认已经在那里的东西, 怀着兴趣追踪它的痕迹”。

2) “拥挤文化”(the Culture of Congestion)语出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 意指高密度城市中的生活形态。“基础设施建筑学”来自卡奇斯·瓦尼里斯(Kazys Varnelis)、斯坦·艾伦(Stan Allen)等学者的研究, 强调了以基础设施为代表的工具性方面对于城市建筑发展的重要性。按照道格拉斯·凯尔博(Douglas S. Kelbaugh)的说法, “日常都市主义”(Everyday Urbanism)主要强调了都市生活的日常感和现实感, 赞赏自下而上的自发演进。“向波普文化学习”(Learning from Pop)由丹尼斯·斯科特·布朗(Denise Scott Brown)提出, 与文丘里“向拉斯维加斯学习”(Learning from Las Vegas)等建议同气相求, 呼吁正视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 给予前者应得的重视。

的回溯性宣言》, 20世纪90年代的《珠江三角洲》《广普城市》, 2000年以后的《东京制造》等城市研究专著让这一对象的社会意义和实践特征得以明晰化. 这些研究普遍会选择一些特定的城市, 广泛记录其中自发形成的城市空间形态及其形成的社会因素, 寻求新经验、新认知, 并以此为基点开展新的设计实践和知识建构. 这些也可以被看作在西方建筑学的谱系之内寻找“另一种建筑学”的努力. 上海建筑师的城市更新实践, 也正是以这一系列研究脉络为背景的.

2 向日常学习: 上海日常城市研究项目案例

上海作为中国现代城市化的先行者之一, 也较早面临着前几波城市化建设中的街区、建筑单体老化失用带来的问题. 尤其是以居住和商业为代表的普通建筑, 存量基数较大, 人群复杂, 还往往涉及原始产权多样、空间演变复杂、功能混合等因素, 成为存量更新的重点难点^[15]. 上海建筑师群体以学科的敏感性较早关注到这一突出的新问题, 提出了“向城市学习”“向日常生活学习”, 发展一种“城市建筑学”的倡议, 不仅在实践上、制度上与各界协力前行, 也在建筑学的知识体系发展和学科改革上展开了多种探索^{[16][3]}. 这些探索一方面关注了自上而下地设计决策机制与实际的城市空间使用之间的脱节, 另一方面也反思了布扎和现代主义知识体系在面对中国当代城市问题时的力不从心, 试图寻找一套更具适应性的理论认知和实践方法, 也是在建筑学科内尝试“现代性之超越”的一种探索. 一系列研究和实践陆续发表于国内外重要专业期刊, 如A+U(《建筑与都市》)、*Architectural Design* (《建筑设计》)、《时代建筑》、《建筑学报》, 并以主题单元的形式参与了深圳香港双城双年展、上海城市艺术季等重要展览, 引发了较为强烈的社会反响. 下文将以四个有代表性的研究计划为例, 简要地呈现这些认识形成的具体情境.

2.1 SHP上海计划

“上海(城市再研究)计划”(Shanghai Project, SHP)^[16](图1)开始于2014年上半年, 由无样建筑工作室

(以下简称“无样建筑”)冯路、致正建筑工作室(以下简称“致正建筑”)张斌、上海交通大学思作建筑工作室(以下简称“思作建筑”)范文兵和阿科米星建筑工作室(以下简称“阿科米星”)庄慎合作发起, 旨在通过对上海日常城市空间的再研究, 反思中国建筑师在当代所面临的建筑学与城市问题. 团队已合作完成三个项目: 田林新村调研(SHP1)、浦东轨交13号线站点土地利用和城市公共空间研究(SHP2)、青浦航运新村研究及社区服务中心改造(SHP3). 其中SHP1和SHP3形成了连续的“工人新村”主题研究和实践, 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

SHP1期研究对象田林新村始建于1957年, 是一个“横跨了整个工人住宅建设时期的集中共用式工人新村”. 由于城市的发展, 最初作为工人新村的集体空间属性已经消失, 居住和配套空间都已严重不敷使用. 居民不得不开展大量“私人生活向共有空间溢出”的自主建造活动, 以弥补居住条件的缺陷, 缓和复杂的矛盾. 通过现场测绘以及对数十位居民的访谈, 课题组从微观到宏观的三个层级研究了自发改变后的共有空间: 第一个层次指向廊道空间和楼间区域, 分析“溢出的生活”如何引发了居住空间的微改造; 第二个层次指向新村内的主弄空间(沿街楼和主次入口等), 分析了新老居民之间如何在冗余场地中挤出新的公共活动空间, 从而形成一种动态又脆弱的社群共生关系; 第三个层次指向村与村之间的便民综合体, 通过大尺度的违章改造, 实现了“非正规生活空间的聚集.” 研究认为“空间的自主性”意识是各层级空间演变的能动性原因. 尽管许多加建处于制度的灰色地带, 但“作为结果, 在新形态的公有空间中, 人们的活动更加丰富, 互动更加频发, 关联更加紧密”^[17].

SHP3期青浦航运新村研究一方面延续了田林新村的新村主题研究, 另一方面又以社区建筑师的方式介入实践. 航运新村为单位自建房, 在原单位解体后的“后集体主义时代”进入了衰败, 种种改造计划难以落地. 调研表明, 新村内部为了适应生活改变而自主增建的空间具有一种集体使用的特征, 公共和私人之间的边界随具体情况而变化. 正是在空间“共有性”之中, 失去共同集体身份的原单位居民仍能建构一种自

3) 由于在这一领域中的团队较多, 本文仅以部分学术与实践兼顾且具有集群创作特征的团队为例, 如阿科米星、致正、无样、思作、梓耘斋、冶是等建筑工作室和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相关研究团队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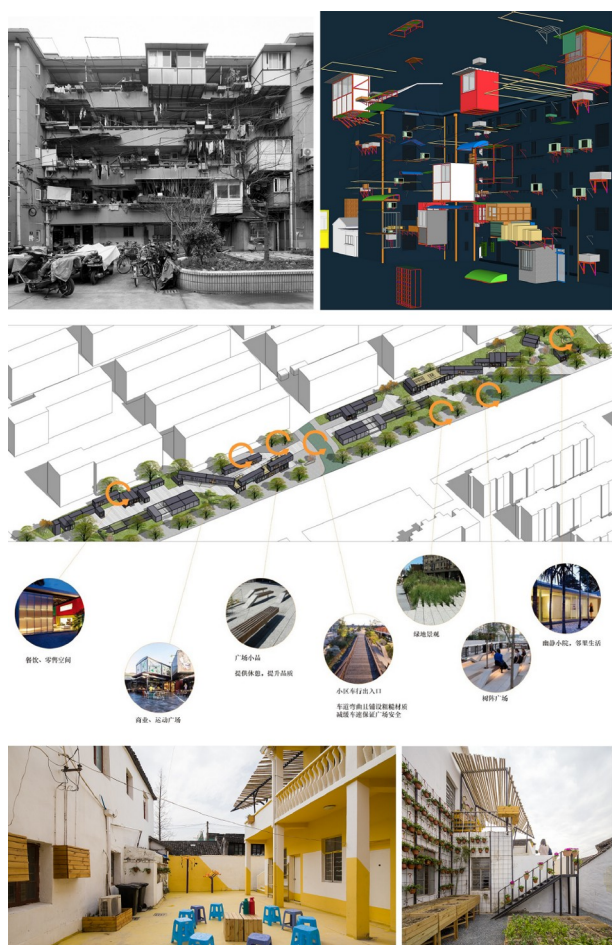


图1 (网络版彩图) SHP计划, ©阿科米星
Figure 1 (Color online) Shanghai Project, SHP, ©Atelier Archmixing.

发的共同社区成员身份^[18]。随后, 团队通过住宅适应性改造研究和“阳光大厅”社区服务中心改造实施项目进行了在地实验。通过入口大门、前院及建筑立面、露台棚架、种植乐园等的改造提升, “阳光大厅”社区公共活动空间起到提高社区生活品质和凝聚力的效果^[19]。张斌指导的两篇研究生学位论文较为完整地呈现了这一研究实践的过程^[20,21]。

2.2 小菜场上的家

比SHP更早的上海建筑师合作日常城市研究——“小菜场上的家(Home above Market)”([图2](#))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复合型创新人才实验班教学改革项目^[22]。项目从2010年开始实施, 由学院教师及博风建筑主持建筑师王方戟总负责并组织多位上海独立建筑师作为实践导师参与集体教学, 包括柳亦春、



图2 (网络版彩图) 《小菜场上的家》1~5卷书影, ©同济大学出版社
Figure 2 (Color online) Home Above Market, Vol. 1-5,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张斌、庄慎、祝晓峰、水雁飞、王彦、刘可南、范蓓蕾等, 并邀请国际建筑师张永和、坂本一成、奥山信一等参与评图和成果研讨。教学过程和成果集结成册, 以建筑教育前沿丛书系列《小菜场上的家》为名, 迄今已出版5辑。从菜市场与居住空间这两类最为日常的生活环境入手, 尝试探讨上海日常城市生活中人与空间之间多样复杂的互动以及社会机制, 并提出提升城市质量的设计策略。

以《小菜场上的家》第5辑“用设计认知城市”为例^[23]。本辑以三次作业的形式呈现了2016年的教学成果。作业一“中国居住发展进程及菜场状况调研”系学生利用暑假期间测绘各自家乡的菜场汇总而成,为师生们提供了时代性的研究背景。作业二“基地调研与局部微更新设计”要求学生以西江湾路122~125号“中广菜市场”基地的现状和问题进行调研,然后从物理环境和社会条件两方面出发,提出提升城市环境品质的设计策略。作业三“社区菜场及住宅综合设计”是课程的骨干内容,学生需要完成一个带有菜场的住区设计。这一阶段的难点是“如何处理菜场和居住的关系、两者组合的关系,以及整体和城市的关系”。在庄慎、王方戟、张斌三位实践建筑师的指导下,最终完成了以“街道的延续”“公共空间碎片化”“我们的院子”等为题目的21组设计成果^[23]。

庄慎为本年度课程选择了中广菜市场作为课题基地。它位于虹口区一个复杂而充满活力的街区中,包含各种不同尺度和类型的普通建筑,非常具有代表性。菜市场本身是由消防水带厂改造而来的产物:下部被改造为室内菜场和小吃街,上部为白领公寓。作为普通建筑,消费、居住条件并不理想,但汇集了各色人群,折射了社会的真实日常状态^[23]。除了设计能力的培养之外,本课题尤其对城市现状提出了问题,例如: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按照功能和用地指标粗放地形成的建成环境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内在需求之间是否匹配;空间类型化和功能混合是否矛盾,又如何牵动了社会组织形态;设计总是从形式入手,又如何提供超越形式的内容。“形式没有高级或不高級之分”,王方戟总结说,本年度成果表明建筑应当作为“一个可向当代社会的不同层面进行更多渗透的构筑物”来把握^[23]。

2.3 虹口1617

2016年8月,由阿科米星、冶是建筑工作室(下文简称“冶是建筑”)和同济大学“城市日常效率研究小组”(CEED)3个研究团队以“虹口1617”(图3)为题对虹口区展开了历时一年的城市研究^[3,24]。这一研究与“上海计划”和“小菜场上的家”部分主题形成了延续性。三个团队的主要成果包括以下几方面。

阿科米星以“逆向还原”为题,对恒丰里等9组建筑案例进行了详细研究。这些案例包括了商业裙房、里弄公寓、普通住宅、大型围院历史建筑、违章搭建、

建筑局部等不同类型,代表了典型的的城市状态。“逆向还原”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其核心并非单单在于还原它们初建成时的状态,同时也是以这一过程来反衬它们自建成后经历的多次适应性变化。分析图使用了具有冲击力的爆炸分解图的形式,来表明日常改变是通过使用者的局部改造而逐渐形成的这一研究结论。因被“擦除”反而被“看见”的建筑碎片,成为日常改变带来有效性的有力证据。以此为基础,为每个案例形成了一本包含了图纸、照片、文字的档案,可以说是一种城市演进的空间志研究。这一工作采用了拉通研究和设计的“设计研究”的第三研究范式^[25]。“逆向还原”的实践意义是“正向设计”:基于日常性和改变的城市更新设计实践。

冶是建筑以“弗兰肯斯坦”的题名来隐喻作为巨型结构体的基础设施对城市场景的改变。研究从三个“介于城市与建筑尺度之间的庞然大物”着手:虹口足球场-轻轨站点-虹口龙之梦、东宝兴路站和虬江路音像城。通过它们的介入,原本独立的建筑被连为一种超尺度的复合功能体。连接的方式看似简单粗暴甚至往往有些矛盾冲突,却适应了高密度和快节奏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研究从测绘开始,以3D模型的形式对几个关键因素进行分析,逐步说明交通系统的复杂连接、地块权属和功能的混杂交织、建筑内外空间体验的戏剧性变化如何影响了身体体验,从而“在趋于复杂的变形与重构中”引导对后现代城市的认知^[24]。

华霞虹带领CEED的师生们关注了轻轨3号线与城市空间交互相融的身体体验。不同于前两个团队以图纸为主要媒介的手段,CEED小组借助于动态影像,分别以延时摄影和视频的方式对自轻轨上、公交车上、人行道上、临近社区里观看的5种视角下的所见所闻进行记录和展示。“在通过镜头实现的主观凝视中,我们得以捕捉到冗余、无序的普通城市和日常生活中不应该被忽视的力量”^[24]。

2017年5月,“虹口1617”在虹口区研究区域内“那行零度空间”分别呈现了以投影和图纸、文本、影像为主的两场展览,在业内和公众取得良好的反响。5月20日,邀请了11位知名学者与会,就建筑学科内开展城市研究的目的、图像化再现、分类与概念、日常生活、理论化和系统化5个议题展开研讨。“如何从主流学科系统所忽视的普通建成环境和日常生活中发现建筑学的新认知和新方法”成为会议的核心关注点。作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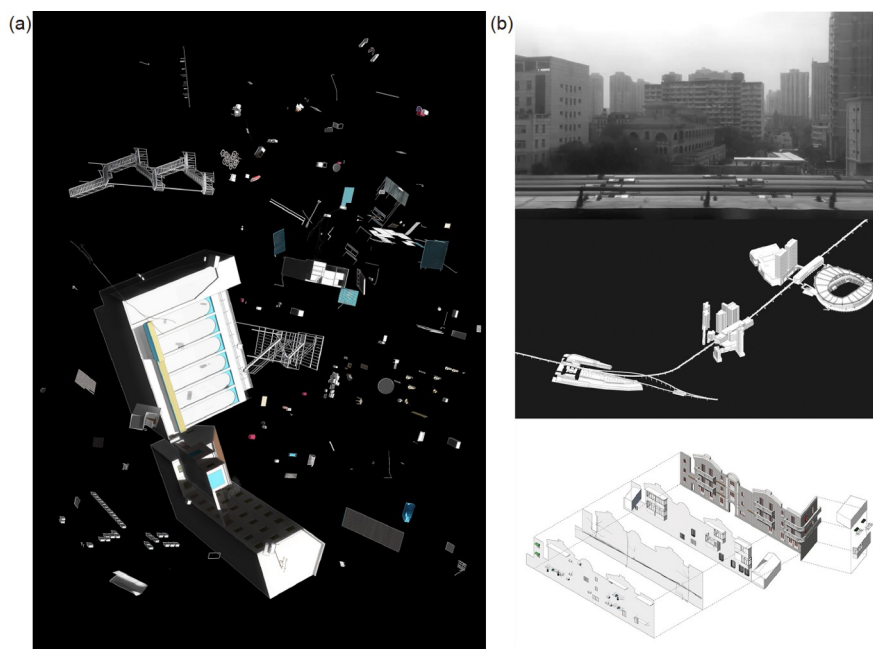


图3 (网络版彩图) (a) 虹口1617“逆向还原”, ©阿科米星; (b) 虹口1617, ©CEED-冶是-阿科米星

Figure 3 (Color online) (a) Hongkou 1617: Analytic Restoration, ©Atelier Archmixing; (b) Hongkou 1617, ©CEED, Yes Architects & Atelier Archmixing.

主旨, 会议提出: 应总结经验规律, 建构一种基于中国当代本土现实的建筑学思想——“城市建筑学”^[3]。

2.4 定海桥地区居住建筑空间调研

上海杨浦区定海桥地区原为开埠时期公共租界内纺织工业工人聚居地, 建国后随着产业的发展和衰落而逐渐发展出国有公房、自建房和出租房等种种新的权属使用关系。这一地区的特征为理解上海居住空间和社会结构演变提供了典型的样本, 引起了上海建筑师群体的注意。2015年范文兵联合孟买大学Krvia建筑学院等机构进行了调研(图4), 探讨了“非正规改造演变与工人阶级历史地位变迁的强烈互动关系”^[26], 并总结出一系列的“非正规改建模式”^[27]。

2020~2021年, 张斌组建了致正建筑与同济大学的联合团队, 选取了定海路449弄社区及“定海路-449弄-定海港路”十字街两侧的沿街自建房为案例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形成了研究报告和两篇研究生学位论文^[28,29]。建立在历史梳理、测绘记录、制图再现、空

间分析的翔实基础上, 研究比较了“自上而下”整体规划改造和“自下而上”自主非正规改造两种空间营造模式的具体过程和差别。认为两种方式在各时段内共存互补, “体现了机构和个人双方主导的行为集合”, 起到了满足居民生活需求、提升空间质量的效果。研究建议, 在城市更新实践中应做好两种机制的平衡, 预留出空间的弹性和调整的余地, 达成更新的“妥协”与“共识”, 延长建筑的使用周期。在对智利、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城建制度的案例研究的基础上, 团队进而倡议, 在政策层面应该考虑设计的“容变性”, 将“正规建造和非正规建造并存的建造系统”纳入制度设计中去, 同时要推进决策机构、投资方、建筑师、民众协商合作的机制, 鼓励社会团体发挥积极作用^[4]。

2.5 “上海计划”12条宣言再思

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上海建筑师群体也不断思考城市更新对学科改革的促进作用。在“重新向城市学习: ‘上海计划’对话”^[16]一文中, 四位计划发起人

4) 张斌, 樊婕, 杨闻博. 日常生活的突围与抵抗——定海桥地区居住建筑空间调研(完结). 致正建筑工作室微信公众号, 2022-09-21.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zUxNDA4Nw==&mid=2650526876&idx=1&sn=f9fc8b6e702ca333a93dd8ac92963e61&chksm=87fa3314b08db028a10bc77a428410812f295e65e38730900dfb342223077f232c0a4b541e3#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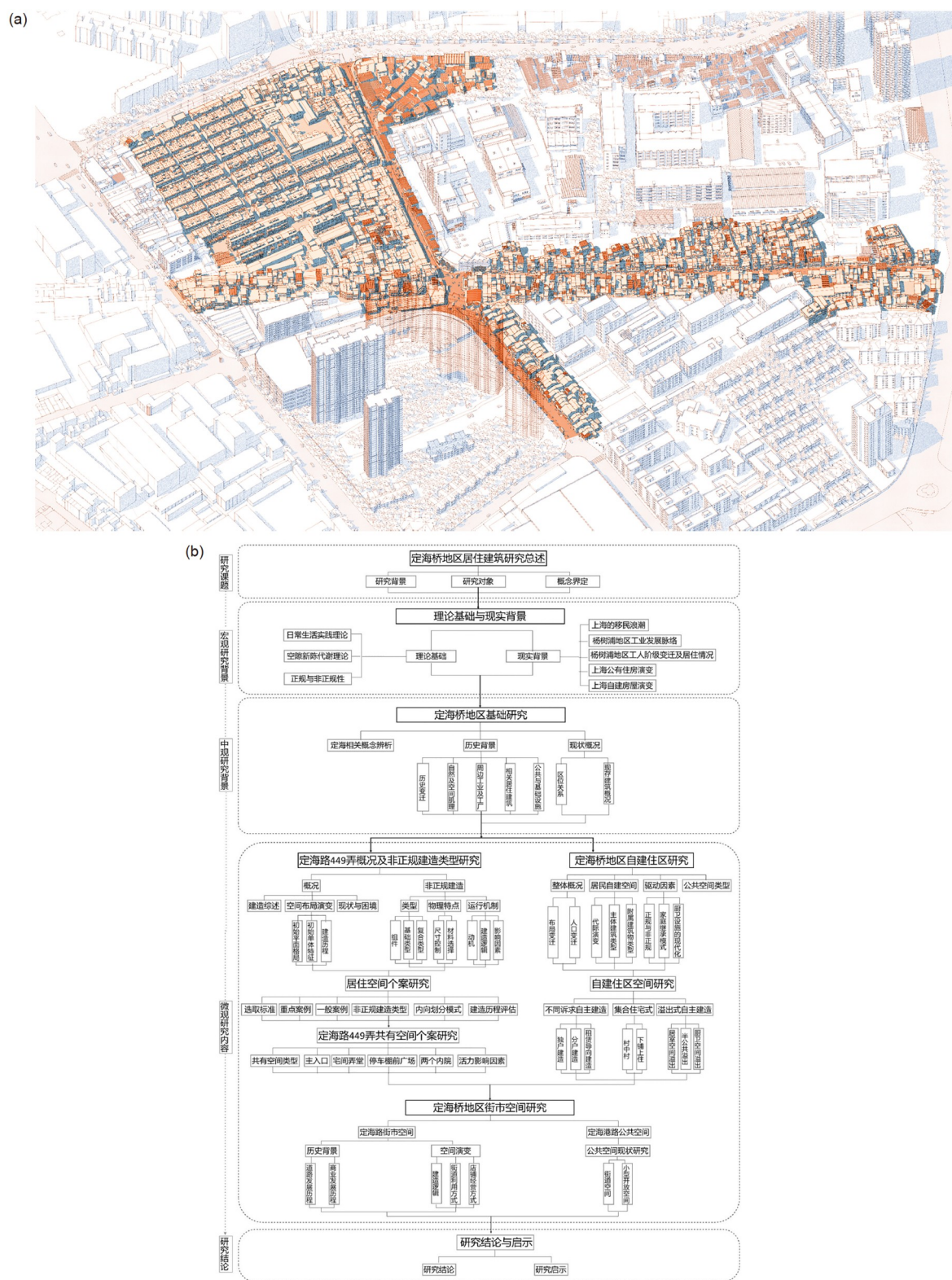


图 4 (网络版彩图) (a) 定海桥居住地区研究范围总轴测图, ©致正建筑. (b) 定海桥居住地区研究框架, ©致正建筑

Figure 4 (Color online) (a) Map of Dinghaiqiao residence, ©Atelier Z plus. (b) Research framework of Dinghaiqiao residence, ©Atelier Z plus.

共同提出了12条宣言式建议(表S1), 可以被看作走向“城市建筑学”的代表性共同认识。笔者认为, 从建筑学学科性的角度来看, 这些建议包含了对正统建筑学基本命题的一种批评性的更新。

(1) 在本体论上, 提出以快速改变的城市日常状态、人与空间的关系来代替建筑物的“形式本体”作为城市建筑学领域的根本出发点。建议关注“策略制定和过程调控”, 并以“人的主体性”为旨归。可见, 这一调整不仅体现出日常都市主义的态度, 其根本还在于采用关系论、过程论来超越实体论的哲学倾向。

(2) 在认识论上, 城市被看作产生新知识的场域, 城市研究被视为一种自下而上的理论性实践方式。倾向于以复杂性认识来取代还原论, 现实状态中的矛盾性、断裂性和冗余性将被视为推动日常空间演化的内生结构和发展动力; 并建议采取分析图解、动态影像等媒介来厘清这些复杂性认识的具体内涵。这些认识预设的调整体现出后结构主义和批评性的倾向。

(3) 在实践论上, 强调实践者的创新能动性和跨学科组织能力, 提倡以直接的“使用有效性”取代静态“形式”或“功能”作为问题的着手点, 建议“应以更灵活丰富的态度与方法, 主动介入城市日常、管理、经济现实中”, 现代技术、消费系统、社会组织、创新机制都被纳入到建筑实践的视野中来。这些策略表现出情境主义和实用主义兼而有之的实践观。

3 适应改变: 城市更新与建筑设计策略

与城市研究同步, 上海建筑师群体在大量更新实践中不断摸索, 发展了许多富于创见的设计策略, 如阿科米星建筑工作室的《改变》^[30]一书便体现了许多自实践而来的思考(图5)。这也构成了“城市建筑学”的实践层面, 推动了新的实践的发展。在此将结合一些案例略作总结分析。

3.1 城市更新: “潜在性”效能系统的再生

作为一种基于建成环境的再设计, 城市更新往往涉及空间和功能的显著改变, 这与追求物质原真性的遗产保护和功能稳定性的修缮有着根本的区别⁵⁾。从“逆向还原”到“正向设计”, 是一个批评性的解读和创

造过程, 也是“空间-结构-设施”从一种效能体系转变为另一种效能体系的过程。如果再设计是对初次设计的延续和更新, 那么它所继承发扬的正是这种系统潜能, 而非它固化了的形式和功能。实践中的“逆向还原”类似艺术家戈登·马塔-克拉克 (Gordon Matta-Clark) 对旧建筑内在潜力的创造性揭示^[31], 带有即兴和直观的成分。在还原和再设计的动态过程中, 潜质证明了自身对多种场景的适用性。

许多案例表明了这一基础性原则。致正建筑为杨树浦六厂滨江公共空间改造的几处无名工业建物, “用一种类似考古学的思维介入场地”, 将双跨芬克钢屋架暴露出来并进行“构筑物化”“再自然化”的处理, 废弃失用的厂房被“重新装载”为公共绿地的空间装置。在这一过程中, 构筑物被理解为“触媒”和“能动形式”, “将建成环境视为系统化的基础设施”, 既是一种新地形, 又是一种新的人工自然^[32]。大舍建筑同样为杨树浦六厂进行的“边园”改造案例中, 对一堵残存墙体和树林做了重新整合性设计(图6(a))。在原本不甚重要的功能设施中发现了残山剩水的潜质, “将留存的长墙转变为新构筑物的基座”, 并在其实增添了架构与遮蔽的元素, 从而再造了场地边缘性中暗含的“停留、漫步与观看”三种动机^[33,34]。阿科米星在最近的宝山云畔欧莱项目(图6(b))中, 将一个普通沿街商业建筑改造为幼儿园, 原有一层沿街立面向活动场地打开, 植入插件式的帐篷型“屋中屋”, 原本框架式结构体便被转化为庇护性的“第二自然”了, 并以新旧并置的方式呈递给使用者的感知。

3.2 中性空间与“适应性”改变

普通建筑的基本系统在改变中维持着稳定, 具有一种“变化中的不变性”, 为这一系统支持着的空间可被视为中立于具体情境的“中性空间”^[35]。这一事实的基础暗含在现代建筑大规模建造体系的通用性之中, 而后者与具体使用情境之间存在着松弛的关系, 为二次设计和自主改变留下了较大的余地。在不断地“调整、整理与系统重构”之中, 人与空间的交互形塑了具体有别的使用情境。适应性(adaptability)不单单是改变空间来适应人, 也需要人主动改变自己来适应空间, 在它的不变性和可变性之间寻找机会, 以“有限介入、低

5) 在这一点上, 城市更新同意批评性遗产研究(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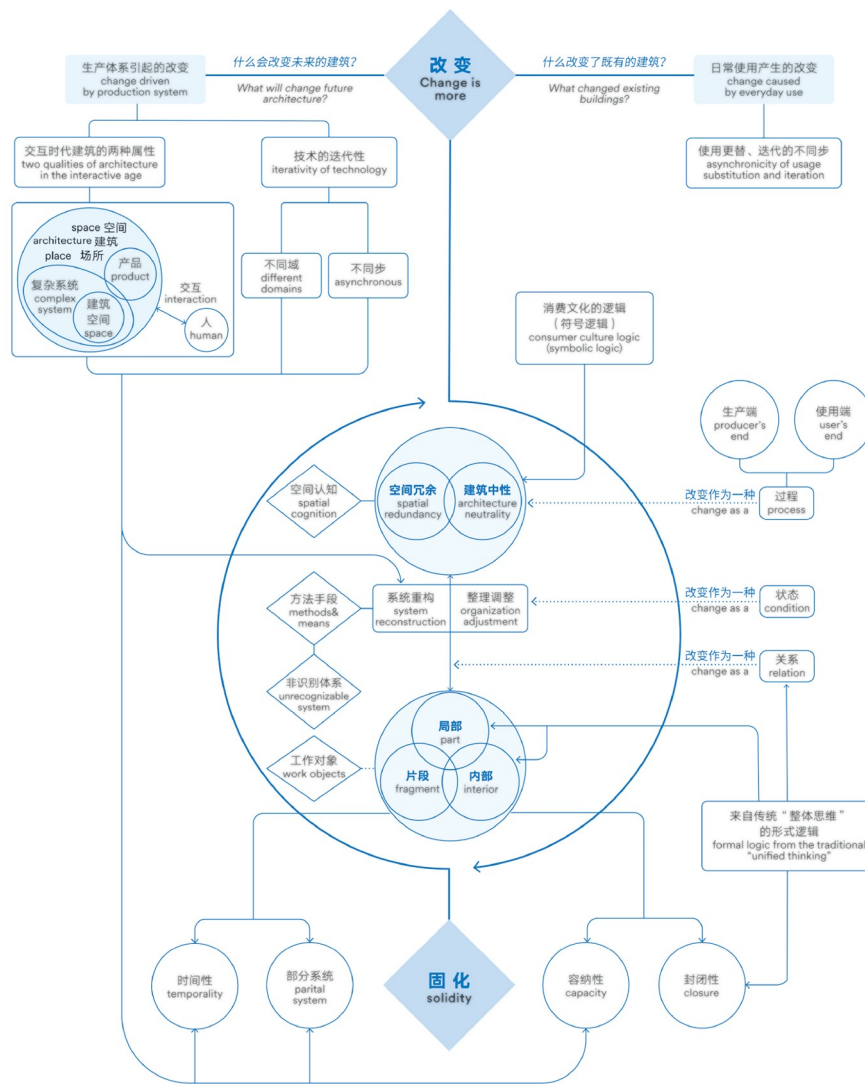


图 5 (网络版彩图)基于“改变”的设计研究框架, ©阿科米星
Figure 5 (Color online) Research framework on “Change”, ©Atelier Archmixing.

冲击”的方式加以实现^[36]。

“城市内的工作室”的游牧状态是中性空间和适应性使用的典型例子。2009~2015年, 阿科米星以每年一换的频率在上海市内更换了6个工作室(图7(a))。原有空间功能包括了幼儿园、管理用房、摄影棚、阁楼、幼儿园、无柱厂房。在不断“寻找、适应、调整、使用”的过程中, 城市空间的内部独立性和中性特征被更清楚地发掘出来。第三个工作室原为摄影棚, 在基本保

持了原有空间的基础上经过轻质调整 and 有效改造, 整体呈现出由中性到具体的三种空间的叠加: 楼栋建筑的大通用空间、摄影棚的中尺度布景空间和工作室的各种尺度的具体使用空间^[37]。取用(appropriation)概念中的适应性涵义⁶⁾表达得非常明确了。另一个有趣的案例体现在大舍建筑对民生码头80000 t筒仓的改造, 这也是作为2017年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临时主展馆使用的更新项目(图7(b))。均一而重复的圆筒空间提供了多

6) 在英文中appropriate一词有作为动词有“取用”(名词形式为appropriation)之意, 作为形容词有“适宜、相衬”(名词形式为appropriateness)之意



图6 (网络版彩图) (a) 边园, ©大舍建筑; (b) 宝山欧莱云畔幼儿园, ©阿科米星

Figure 6 (Color online) (a) Riverside Passage, ©Atelier Deshaus; (b) Baoshan Yunpan Olion Kindergarten, ©Atelier Archmixing.

米诺体系外的另一种中性空间, 因而得以完整地保留, 展览的功能通过对既存空间再适应的方式而得到了实现^[38]。同样, 中性空间也存在于风土建筑聚落中, 如致正建筑2019年在嘉北郊野公园角隅上改造完成的西北游客中心和张马游客中心就体现了这一认识(图7(c)和(d))。两座建筑的前身为原有村庄的村委会和制衣厂, 作为上海郊区常见的“绞圈房”, 致正建筑认为它们在空间形制上“强烈地投射了对于传统在地日常生活方式的本能想象”, 具有一种通用的适应性, 因而可被称为“日常无名的当代江南乡村建造遗产”。由此, 设计顺应各部分的空间特质, 保持原有格局不变, 并植入合适的新功能与使用方式, 力图再造人与空间之间“相濡以沫”的风土^[39]。

3.3 面向使用的“直接有效性”

鉴于“空间与使用的不对称性”是普通建筑的常见矛盾, 更新设计必须具备面向使用的“直接有效性”(immediate efficiency)。从“局部、内部、片段”的具体现场出发, 植入有效的独立系统来激发新的使用情境, 就成为自然的选择。这种应对方式具有自下而上的特点, 而非求助于建筑整体的形式化系统自上而下地赋予个性特征^[40]。

各种独立插件系统被广泛地施用于实践中。如阿科米星在申威达2号楼改造、棉仓城市客厅、宝山欧莱幼儿园等多个项目中采用了模块化“屋中屋”系统(图8(a)), 以直接有效的手段为新的功能局部提供了人

工环境, 类似的想法也为致正建筑的杨树浦六厂西厂驿站所采用。此外, 龙华街道敬老院立面改造使用了外挂阳台模块, 为“生活的外溢”提供了承载空间^[41,42]。上文大舍建筑的民生码头筒仓的改造, 最主要的动作便是外挂一组自动扶梯的插件系统, 将三层的人流直接引至顶层展厅(图7(b))。

直接有效的“局部、内部、片段”系统不仅可以作为插件进入要改造的建筑, 它自身也可以独立运作, 如阿科米星的新天地临时读书空间(图8(b)), 在室外广场上采用了类似于棉仓城市客厅内置的轻钢玻璃拱廊单元。而阿那亚金山岭艺术中心(图8(c))虽然是新建, 它的15个“砖亭”结构体中却包含了不同的局部、内部和片段, 从而在整体空间中预留了许多激发使用的“触媒”。这也是更新策略影响新建项目的一个生动例子^[43]。

3.4 空间冗余与对变化的“包容性”

站在更新实践的当下时刻, 日常空间的历史和未来都呈现为异质之物叠加共生的“冗余性”: “改变形成了空间冗余……空间冗余就是空间与空间文化在实践上的改变积累”^[35,44]。不仅日常空间的现状是改变积渐所至, 更新设计之后的空间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变化、不确定性和偶然性”, 功能主义的决定论往往失效。如何在为场所塑造新的特征的同时, 也为不确定的未来预留变化的余地, 需要一种“包容性”或“容变性”(resilience)的策略: 这意味着系统与功能之间不是静态配置的“总-分”关系, 而是动态互成的“离-合”关系



图 7 (网络版彩图) (a) 一年一个工作室, ©阿科米星; (b) 民生码头8万吨筒仓改造, ©大舍建筑; (c) 嘉北郊野公园的西北游客中心, ©致正建筑; (d) 张马游客中心, ©致正建筑

Figure 7 (Color online) (a) Riverside Passage, ©Atelier Archmixing; (b) renovation of 80000-ton silos on Minsheng Wharf, ©Atelier Deshaus; (c) Northwest Tourist Center in Jiabei Country Park, ©Atelier Z plus; (d) Zhangma Tourist Center, ©Atelier Z plus.

(也就是说, 系统也是可以不是预先决定的, 由局部现场生成的)。在总体上它维持着使用的共有性, 局部却并不要求均一同质; 相反, 它允许有差异的局部分别、多次地与总体之间建立起场所理解。“通过分离而获得整体的感知”, 场所体验流动在一个多极的场域间^[45]。

以永嘉路口袋广场(图9)为例, 面对高密度街区难得释出的空地, 阿科米星采用最低介入的方式设计了四周围廊, 预留了最大的空间。同时项目思考“以精准定位、体现地方调性和后期运营配合”, 鼓励各种各样的日常使用方式来应对城市功能的改变, 以面向过程的方式形成“空间与使用的多重性对应”^[46,47]。同样, 在央美中法学院二期项目中, 阿科米星思考了当代艺术和商业结合的趋势, 采用了“购物中心式”的空间混合

策略, 适应性系统与活力局部相互作用, 因而能够满足创作、展览和交易的多种活动。棉仓城市客厅等案例则从局部入手来改变大空间, 按照葛明的理解, “厘清结构体, 保持开放性平面, 然后摆家具式地置入新功能”的组合策略^[48], 能够兼容使用的当下有效性和长期包容性。

3.5 非识别体系与“并置、混合”

正是系统的冗余特征悬置了建筑形式的图像识别性(iconic referentiality), 使它不再单独地指向哪一种既定的形式, 进入了一种“现场构成”的开放状态^[49]。“万物并作, 吾以观复”, 正是在构筑物的新旧混合、系统的规范与灵活、空间的整合与分离、使用的调整与适应等种种具体状态中, 一种抵抗归纳的“非识别体系”



图 8 (网络版彩图) (a) 棉仓客厅“屋中屋”系统, ©阿科米星; (b) 新天地读书空间“片段”, ©阿科米星; (c) 阿那亚金山岭艺术中心“砖亭”系统, ©阿科米星

Figure 8 (Color online) (a) “House with House”, in Cotton Lab, ©Atelier Archmixing; (b) Temporary Reading Space as “Fragmented Space” in Xintiandi, ©Atelier Archmixing; (c) “Brick Pavilion” in the Art Center of Aranya, Jinshanling, ©Atelier Archmixing.

出现了. 空间脱离了图像, 在形式上增添了指示性(indexical)的交叉解读, 变成了即兴的场域和零度文本, 虽然可读却依然“言有尽而意无穷”. 这种情况恰如某一座具体的江南园林一样, 是不具备可归纳的形式.

作为设计手法, 要素的并置和混合是入手点. 大舍建筑的艺仓美术馆(图10(a))利用原有煤仓竖向结构与新增结构的并置和混合创造了介于工业遗产和当代美术馆之间的物性体验^[38]. 在大舍/阿科米星的早期实践中, 台州路商业建筑(图10(b))、嘉定博物馆新馆(图10(c))的设计都将旧与新的并置成为设计的出发点; 在阿科米星诸暨大剧院和成都双年展东村项目中, 不同类型的公共空间和城市社区、自然环境的混合, 形成了一种超越分类的复杂领域感和场所感^[45].

4 城市建筑学与“即述即作”的传统思维

以上这些研究和实践显示出, “日常-使用-改变”状态是如何塑造形成了现代城市的生活世界(lebenwelt), 并为城市建筑学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基石. 比之于经典建筑关心的“自治性作品”, 普通建筑总是与“适应性情境”的不断建构相关: 面对一个被抛入的平凡世界, 它需要积极地顺应变化改变自身, 重构新的情境, 激发新的使用方式; 积渐所至, 普通建筑逐渐丧失了最初的形象识别性, 成为林林总总难以归纳的“非识别体系”^[41]. 对日常改变的研究为城市更新提供了有效的实践策略. 改造更新总涉及“退形式化-再形式化”的过程. 前者不仅让“空间-结构-设施”的潜在效能体系变得可见, 又反衬出了既有建筑的冗余特征. 后者从“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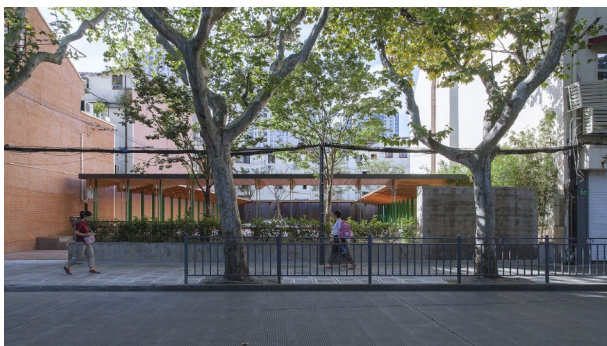


图 9 (网络版彩图)永嘉路口袋广场“包容性”策略, ©阿科米星

Figure 9 (Color online) “Adaptive Strategy” in Pocket Plaza, Yongjia Road, ©Atelier Archmixing.

内部、片段”入手, 直接面对使用有效性, 自下而上地推进到系统的“调整、整理与重构”。由于异质性、片段化的局部与整体间保持了离合的状态, “城市建筑学”的空间再形式化过程也具有“冗余”的特征, 引入了超越形式主义的非识别体系。这种设计策略对使用变化保持着足够的包容性, 催生了复杂的领域感和场所感。

事实上, 在现代城市范式舶来之前, “适应性情境”的观念早已根植在东方的人居思考之中。尤其是中国从关系论和过程论入手建立的丰富的思想传统, 提供了一种“非本质却终极性”的世界观。它悠远的回音体现在“述”与“作”的连续创作观、“利”与“用”的离合关系之中。

在中国传统中, 作品之“作”本意为耕作、建造、兴起, 指向“初次创作”。以儒家观点来看, 在刻意的初次创作中包含了对先在的“天”(自然、传统)的暴力, 它引进新的技术, 在连续性中制造了裂痕。除非“天”本身已经失序, 需要以术止力, 否则“作”并不可取^{[50,51]7)}。而“述”或者“不作”(实际上意味着“依从、二次创作”), 则顺应自然或传统之文理而行, 体现了对连续性的尊重。“应时而作”的情景式创作总是以批评性的方式寓居于“顺时而述”之中。因此孔子将自己的作品自谦为“述而不作”, 他的思想隐含在一种微妙的批评技术中: 字面上看起来不过是对古代记录的编辑整理, 然而对条目的裁量和修辞的调整却将观念隐藏在字面之外、篇什章句的结构之中。只有在对历史进行深度挖掘的时候,



图 10 (网络版彩图) (a) 艺仓美术馆“新旧并置”策略, ©大舍建筑; (b) 台州路桥商业建筑“新旧并置”策略, ©大舍建筑+阿科米星; (c) 嘉定博物馆新馆“新旧并置”策略, ©阿科米星

Figure 10 (Color online) (a) “Juxtapositional Strategy” in Yicang Modern Art Museum, ©Atelier Deshaus; (b) “Juxtapositional Strategy” in Taizhou Luqiao Commercial Building, ©Atelier Deshaus & Atelier Archmixing; (c) “Juxtapositional Strategy” in Jiading New Museum, ©Atelier Archmixing.

孔子笔法建立的历史情境才显露出来。当这种批评性创作取得了文化上的作用之后, 他的“述”也被后人升格为“作”。因此, 孔子的“即述即作”包含了“述”与“作”

7) 不同的学术流派和时期, 学者们的观点并不相同。比如墨家不主张创作和强力的联系, 认为圣贤创作具有改善世界的正当性。又比如汉代以后的儒家学者也逐渐强调早期儒家代表人物创作的正当性

两种不同的技术观念,同时也包含了二者的天然矛盾:一种带来断裂性的初次创作如何融入连续性的传统?反之,在一种“不变”连续性的传统中,又如何去革新“求变”呢^[51,52]?

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笔者建议回到老子关于“利”与“用”的论述中去,厘清形式创造和使用触发之间的区别。《老子》^[53]十一章以几种创作场景入手:“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随之,他分析说“故有之以利,无之以用。”一个实在(“有”)有形的事物因被赋形而获得了“利”的特征,它表征了形式固化、功能专一、各处通用的技术物构件,因而既与人便利又可量化流通。而“无”的空余则相反,它缺乏实质和固定的形式,却容纳连接了实体的运作,因而能够打开多重“用”的情境⁸⁾。任何初次创作,都在混沌的先自然中制造了相互分离的两个事物:有形的和无形的,现成在手的技术物件和等待实现的潜能空间。初次创作有许多情况,最常见的情况比如新建的建筑物,是“利”“用”兼有的。然而日常磨损让它逐渐经历“退形式化”的过程。当外在形式损坏消灭,只余基本框架或中性空间之时,它的“利”消失了,而作为潜能的“用”则再次显露出来。还有一种典型的情况如地形的改造是“利去而用存”的,为

二次创作留下了空间。例如汉代绍兴簪箕山为会稽城的采石地,工匠将方正的石块采去以射利,无意中留下的不规则石坑则逐渐演变,被用作东湖胜地和园林^[54]。不管是哪种情况,从初次创作到再次更新总是遵循“初以为利,后以为用”的规律,从专功(function)走向宜用(affordance)。如果在“述”的实践中,申明其无形之用,削减其有形之利,就将它初“作”的专门之利转为公共之用了。因此孔子的批评性的“即述即作”,并不在有形的字面意思上进行创新,形成一种断言式的主张;相反,他经常有意缺笔,让事实的真相借助篇章句的不对称结构暴露出来,从而激发了读者各自发展情境化的理解。

以这种历史语境为观照,上海建筑师群体基于城市更新的“城市建筑学”也批评性地在后现代理论与本土思维之间形成了共振回响。与20世纪新陈代谢运动相比,城市建筑学更为深入地进入到“日用”和“改变”中间,以“即述即作”的“适应性情境”来超越“非此即彼”的“自治性作品”。笔者以为,作为一种在建筑学科内超越现代性的批评性尝试,“城市建筑学”不仅为中国城市化新阶段的行业实践问题提出了富于创见的回答,也体现出从日常生活和文化现实出发的设计研究路线对于推动学科理论体系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表 S1 上海计划(SHP)的有关城市更新实践的12条建议^{a)}

Table S1 12 proposals on urban renewal practice, from Shanghai Project (SHP)

序号	建议内容
1	面对当代上海城市空间的生产,建筑风貌已经不再是建筑学的首要问题
2	城市街坊的内部空间以及相关联的室内空间也是城市研究领域
3	在城市公共空间和私密空间之外,共有空间早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务
4	空间与使用的不对称性是上海这样的中国当代城市的巨大空间矛盾,也是城市空间再生产的动力源泉;回到对于使用的讨论就是回到空间的激进的原点
5	建筑在形式和使用上快速改变的状态是当代建筑学值得关注的研究对象
6	建筑的使用,有时候重点既不是功能也不是运营,而是关于人的主体性
7	城市建筑的冗余状态与使用有效性是相关的
8	建筑学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本体实现”,也应当是一种策略制定、过程调控
9	建筑设计应以更灵活丰富的态度与方法,主动介入城市日常、管理、经济现实中,实现调和、黏结、平衡作用
10	不同地域、人群、类型在非正规建设中蕴含的虚的“过程原型”及实的“物质原型”都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内容
11	对于城市空间中的“庸常性”(banality)的研究可以让我们超越传统建筑学的形式本体,从人与空间的关系上去理解我们的专业边界
12	城市研究也是建筑师介入社会的一种实践方式,属于广义的“建造”范畴,并参与建筑学在中国语境中的当代性建构

a) 来源: 文献^[16]

8) 河上公注“利”曰: 利, 物也, 利于形用。器中有物, 室中有人, 恐其屋破坏。腹中有神, 畏形之消亡也。注“用”曰: 言虚空者乃可用感受万物, 故曰虚无能制有形。道者, 空也。见文献^[53]

致谢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同济大学王方戟、致正建筑张斌、大舍建筑柳亦春、同济大学华霞虹、冶是建筑周渐佳等老师的指正,或提供图片版权或文献信息,在此深表谢忱。

参考文献

- 1 Zheng S L. Urban regener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 architecture in Shanghai (in Chinese). *Bull Chin Acad Sci*, 2017, 32: 690–695 [郑时龄. 上海的城市更新与历史建筑保护.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7, 32: 690–695]
- 2 Zheng S L. The Chinese urban planning and architectur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globalization (in Chinese). *Architect J*, 2003, 2: 7–10 [郑时龄. 全球化影响下的中国城市与建筑. 建筑学报, 2003, 2: 7–10]
- 3 Hua X H. Possibilities towards an urban architecture notes on the symposium of “Hongkou 1617 Exhibition and Urban Studies” (in Chinese). *Architect J*, 2017, 9: 103–109 [华霞虹. 走向城市建筑学的可能——“虹口1617展览暨城市研究”研讨会评述. 建筑学报, 2017, 9: 103–109]
- 4 Hua X H, Zhuang S. Promoting everyday public space through design—A review of urban micro-regeneration practices in Shanghai (in Chinese). *Architect J*, 2022, 3: 1–11 [华霞虹, 庄慎. 以设计促进公共日常生活空间的更新——上海城市微更新实践综述. 建筑学报, 2022, 3: 1–11]
- 5 Zheng S L. *Architectural Criticism* (in Chinese). 2nd ed. Beijing: Chinese Architecture Industry Press, 2014 [郑时龄. 建筑批评学. 第2版.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4]
- 6 Moholy-Nagy S. *Native Genius in Anonymous Architecture*. New York: Horizon Press, 1957
- 7 Rudofsky B. *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s: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Non-pedigreed Architecture*.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67
- 8 Hays K M, Wu H D, translated. *Critical architecture: Between culture and form* (in Chinese). *Time Architect*, 2008, 1: 116–121 [迈克尔·海斯, 著. 吴洪德, 译. 批判性建筑: 在文化和形式之间. 时代建筑, 2008, 1: 116–121]
- 9 Koolhaas R. *Project Japan: Metabolism Talks*. Köln, London: Taschen, 2011
- 10 Zhu Y M. Alison Smithson and Potor Smithson and bratalism (in Chinese). *Archit J*, 2019, 6: 118–124 [朱亦民. 史密森夫妇与粗野主义建筑思想. 建筑学报, 2019, 6: 118–124]
- 11 Harris S, Berke D. *Architecture of the Everyday*.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97
- 12 Kaijima M, Kuroda J, Tsukamoto Y. *Made in Tokyo*. Tokyo: Kajima Institute Publishing Co., Ltd., 2001. 9
- 13 Koolhaas R. *Junkspace*. *October*, 2002, 100: 175–190
- 14 Koolhaas R, Mau B. *Small, Medium, Large, Extra-large*. New York: The Monacelli Press, 1996. 1239–1264
- 15 Fan W B, Tong M, Bo H T, et al. Dialogue: Architecture in the age of urban renewal (in Chinese). *Architect Practice*, 2019, 7: 18–25 [范文兵, 童明, 薄宏涛, 等. 对话: 城市更新时代的建筑学. 建筑实践, 2019, 7: 18–25]
- 16 Feng L, Zhang B, Zhuang S, et al. Relearning from city a conversation about the Shanghai Project (in Chinese). *Time Architect*, 2017, 2: 42–46 [冯路, 张斌, 庄慎, 等. 重新向城市学习“上海计划”对话. 时代建筑, 2017, 2: 42–46]
- 17 Zhang B, Zhang Y N, Sun J Q, et al. From overflowing to mutualism study of common space in Tianlin Workers’ Village (in Chinese). *Time Architect*, 2017, 2: 47–55 [张斌, 张雅楠, 孙嘉秋, 等. 从“溢出”到“共生”田林新村共有空间调研. 时代建筑, 2017, 2: 47–55]
- 18 Feng L, Zheng X Z. Hangyun new village in the age of post-collectivism (in Chinese). *New Architect*, 2018, 5: 43–47 [冯路, 郑湘竹. 后集体主义时代的航运新村. 新建筑, 2018, 5: 43–47]
- 19 Feng L, Zheng X Z. The conversation about “the sunshine parlor” (in Chinese). *Urban Architect*, 2018, 25: 36–39 [冯路, 郑湘竹. 关于“阳光客厅”的对话. 城市建筑, 2018, 25: 36–39]
- 20 Lu Y Y.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its enlightenment of self-built space in old residential areas—Taking Qingpu Hangyun New Village as an example (in Chinese). *Dissertation for Master’s Degree*.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2017 [陆伊昀. 老旧住区自建空间的运作机制及其启示——以青浦航运新村为例.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同济大学, 2017]
- 21 Liu X Y. Adaptive design in participatory old residential renewal—Taking Qingpu Hangyun New Village as an example (in Chinese). *Dissertation for Master’s Degree*.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2017 [刘晓宇. 参与性旧住区更新中的适应性设计探索——以青浦航运新村为例.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同济大学, 2017]

- 22 Wang F J. Reflections on practice oriented architectural design teaching—The CAUP special program “Home Above Market” at Tongji University (in Chinese). *Landsc Architect Front*, 2018, 5: 72–79 [王方戟. 以实践为导向的建筑设计教学思考——同济大学“小菜场上的家”系列建筑设计实验课. *景观设计学*, 2018, 5: 72–79]
- 23 Zhuang S, Wang F J, Zhang B. Learning the City through Design: Home Above Market V (in Chinese).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2021 [庄慎, 王方戟, 张斌. 用设计认知城市: 小菜场上的家(第5辑).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21]
- 24 Zhou J J. Hongkou 1617: The silent-majority urban architecture (in Chinese). *Architect J*, 2017, 9: 110–114 [周渐佳. 虹口1617: 沉默的大多数城市建筑. *建筑学报*, 2017, 9: 110–114]
- 25 Lu A D. The rise of design research in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today (in Chinese). *Time Architect*, 2017, 3: 46–49 [鲁安东. “设计研究”在建筑教育中的兴起及其当代因应. *时代建筑*, 2017, 3: 46–49]
- 26 Zhang B, Feng L, Zhuang S, et al. From awareness to expression (in Chinese). *Time Architect*, 2015, 5: 82–87 [张斌, 冯路, 庄慎, 等. 从认识到表达. *时代建筑*, 2015, 5: 82–87]
- 27 Zhang F, Fan W B, Zhang L Y. Research on informal renovation pattern of old residential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f an urban industrial workers residential community in Shanghai (in Chinese). *Urban Architect*, 2016, 16: 53–59 [张帆, 范文兵, 张陆阳. 城市老旧居住社区非正规改建模式研究——以上海杨浦区定海路449弄产业工人社区为例. *城市建筑*, 2016, 16: 53–59]
- 28 Fan J. The resistance in daily life: Study of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renewal mechanism of self-built housing in Yangtszepoo area——Taking Dinghaiqiao area as an example (in Chinese). Dissertation for Master’s Degree.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2021 [樊婕. 日常生活的抵抗: 杨树浦地区自建住房的建造历程与更新机制探索——以定海桥地区为例.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同济大学, 2021]
- 29 Yang W B. “Breakthrough” of life: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renewal mechanism of workers’ dormitories in Yangtszepoo area——Taking Lane 449 of Dinghai Road as an example (in Chinese). Dissertation for Master’s Degree.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2021 [杨闻博. 生活的“突围”: 杨树浦地区工人宿舍建造历程与更新机制研究——以定海路449弄为例.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同济大学, 2021]
- 30 Zhuang S, Hua X H. Change is More: Architectural Thinking by Atelier Archmixing (in Chinese).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2020 [庄慎, 华霞虹. 改变: 阿科米星的建筑思考.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20]
- 31 Matta-Clark G. Gordon Matta-Clark: Works and Collected Writings. Barcelona, New York: Poligrafa, D.A.P./Distributed Art Pub., 2006
- 32 Zhang B. The reloading and dynamic evolution of publicity: The preserv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of three banal industrial heritage buildings in waterfront public space renewal of Six Factories of former Yangtszepoo industrial zone (in Chinese). *Architect Pract*, 2021, 11: 168–175 [张斌. 公共性的重新装载与动态演进: 杨树浦六厂滨江公共空间更新中三处无名工业遗产的保存与再利用. *建筑实践*, 2021, 11: 168–175]
- 33 Liu Y C. Yangpu riverfront urban space renovation: Riverside Passage (in Chinese). *Architect J*, 2020, 6: 46–51 [柳亦春. 杨树浦六厂滨江公共空间更新——边园. *建筑学报*, 2020, 6: 46–51]
- 34 Mo W L. Basic elements along the Riverside Passage (in Chinese). *Time Architect*, 2020, 3: 100–107 [莫万莉. 边园中的基本元素. *时代建筑*, 2020, 3: 100–107]
- 35 Zhuang S. Outline of “change” in design research (in Chinese). In: Zhuang S, Hua X H, eds. *Change is More: Architectural Thinking by Atelier Archmixing*.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2020. 59–66 [庄慎. 设计研究“改变”的纲要. 见: 庄慎, 华霞虹. 改变: 阿科米星的建筑思考.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20. 59–66]
- 36 Lu A D, Zhuang S. How to adapt design to future changes (in Chinese). In: Zhuang S, Hua X H, eds. *Change is More: Architectural Thinking by Atelier Archmixing*.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2020. 35–55 [鲁安东, 庄慎. 设计如何适应未来改变. 见: 庄慎, 华霞虹. 改变: 阿科米星的建筑思考.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20. 35–55]
- 37 Zhuang S, Hua X H. Studio in the city (in Chinese). In: Zhuang S, Hua X H, eds. *Change is More: Architectural Thinking by Atelier Archmixing*.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2020. 133–145 [庄慎, 华霞虹. 城市内的工作室. 见: 庄慎, 华霞虹. 改变: 阿科米星的建筑思考.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20. 133–145]
- 38 Liu Y C, Chen X Y, Wang L H et al. Renovation of 80,000-ton silos on Minsheng Wharf, Shanghai, China, 2017 (in Chinese). *World Architect*, 2019, 1: 140 [柳亦春, 陈晓艺, 王龙海, 等. 民生码头8万吨筒仓改造项目——2017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临时主展馆, 上海, 中国. *世界建筑*, 2019, 1: 140]
- 39 Zhang B. Poeticizing the banality in lower Yangtze region: Two visitor and tourist center in the countryside of Shanghai (in Chinese). *Architect J*, 2022, 4: 92–97 [张斌. 庸常江南的诗化: 上海的两处郊野乡村游客中心. *建筑学报*, 2022, 4: 92–97]
- 40 Zhuang S, Hua X H. Everyday, change and the unrecognizable system (in Chinese). *New Architect*, 2014, 6: 16–19 [庄慎, 华霞虹. 日常·改变·非识别体系. *新建筑*, 2014, 6: 16–19]

- 41 Archmixing. Atelier Archmixing 2009–2019 (in Chinese).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2020. 57–63, 74–79, 90–99, 162–169 [阿科米星. 阿科米星2009~2019.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20. 57–63, 74–79, 90–99, 162–169]
- 42 Hua X H, Zhuang S. On facade renovation (in Chinese). *Time Architect*, 2016, 4: 24–28 [华霞虹, 庄慎. “改妆”记. 时代建筑, 2016, 4: 24–28]
- 43 Zhuang S, Gong C X. The pavilion of brick pavilions: Designing notes on the Art Center of Aranya, Jinshanling (in Chinese). *Architect J*, 2022, 6: 59–65 [庄慎, 龚晨曦. 砖亭之亭——阿那亚金山岭艺术中心设计札记. 建筑学报, 2022, 6: 59–65]
- 44 Zhuang S, Hua X H. Spatial redundancy (in Chinese). *Time Architect*, 2015, 5: 108–111 [庄慎, 华霞虹. 空间冗余. 时代建筑, 2015, 5: 108–111]
- 45 Zhuang S, Hua X H. Positioning between an individual and the mass (in Chinese). *Architect*, 2012, 3: 43–51 [庄慎, 华霞虹. 选择在个人与大众之间. 建筑师, 2012, 3: 43–51]
- 46 Zhuang S. The sense of privacy and territory of open space in urban communities: Design strategies of lane 309 pocket plaza on Yongjia road, Shanghai (in Chinese). *Architect J*, 2020, 10: 22–28 [庄慎. 城市社区开放空间的私密感和领域感——上海永嘉路309弄口袋广场设计策略. 建筑学报, 2020, 10: 22–28]
- 47 Wu H D. A courtyard in waiting: The lane 309 pocket plaza on Yongjia Road, Shanghai (in Chinese). *Time Architect*, 2022, 2: 94–101 [吴洪德. 等待的庭院: 上海永嘉路309弄口袋广场. 时代建筑, 2022, 2: 94–101]
- 48 Ge M, Zhuang S. The core issues of urban architecture (in Chinese). In: Zhuang S, Hua X H, eds. *Change is More: Architectural Thinking by Atelier Archmixing*.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2020. 21–33 [葛明, 庄慎. 城市建筑学的核心问题. 见: 庄慎, 华霞虹. 改变: 阿科米星的建筑思考.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20. 21–33]
- 49 Zhang X L. Heidegger’s Thought and the Chinese Way of Heaven (in Chinese).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1. 162–164 [张祥龙. 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162–164]
- 50 Xu Y, Lu R Y, Su Z Y, translated.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 An Essay in Cosmotechnics* (in Chinese). Hangzhou: China Academy of Arts Press, 2020. 57–74 [许煜, 著. 卢睿洋, 苏子滢, 译. 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20. 57–74]
- 51 Puett M. Yang Q Y, translated. *The Ambivalence of Creation: Debates Concerning Innovation and Artifice in Early China* (in Chinese).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20. 55–130 [普鸣, 著. 杨起予, 译. 作与不作: 早期中国对创新与技艺问题的论辩.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 55–130]
- 52 Chen Y. Confucius’ “narration”, “writing”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ix Classics* (in Chinese). *Philosoph Anal*, 2012, 1: 50–80, 198 [陈赞. 孔子的“述”、“作”与《六经》的成立. 哲学分析, 2012, 1: 50–80, 198]
- 53 Li E, He S G, Wang B, Yan Z, Liu S H, edited. *Lao Zi* (in Chinese).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3. 24–25 [李耳, 著. (汉)河上公, (三国)王弼, 注. (汉)严遵, 指归. 刘思禾, 校点. 老子.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24–25]
- 54 Shen C R. Study on garden art of East Lake, Shaoxing, China. Dissertation for Master’s Degree. Beijing: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2013 [沈超然. 绍兴东湖理景艺术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 北京林业大学, 2013]

“Creation in narration”: Shanghai architects’ research and practice toward an “urban-era architecture”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regeneration

ZHUANG Shen^{1,2} & WU HongDe¹

¹ School of Desig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² Atelier Archmixing, Shanghai 200233, China

In the new era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urbanization paradigm of major cities has changed from expansion to intensification, making urban regeneration a prominent field and resulting in more innovative programs and new commercial scenarios. However, the orthodox architecture discipline to date has limited resources to cope with this new tendency due to its life-long essentialist position. To change this dilemma, a group of Shanghai architects is urged to “learn from the city”, carrying out research on ordinary buildings and communities undergoing constant change and trying to develop a framework for an alternative “urban-era architecture”. “SHP/Shanghai Project” “Home above Market” “Hongkou 1617” and “Dinghaiqiao Community” are four typical examples. Encouraged by the fruitful outcomes, leading researchers suggest 12 manifestos and critically rewrite the basic propositions of orthodox architecture. In the meantime, they have been practicing widely and trying to develop efficient design strategies for this emerging architecture idea, such as redefining the “potencies” within the existing system, “adaptable design” for neutral spaces, “immediate efficiency” to users, “resilient design” aiming at spatial redundancy, and “juxtaposition and hybrid” methods toward unrecognizable systems. In general, the “urban-era architecture” not only responds to the endeavors of Western colleagues to seek “alternative architecture” paradigms in cities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 but also explores theoretical possibilit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such as “creation in narration”. The seeking of “urban-era architecture” thus can be regarded as a critical project deeply rooted in the value of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realities to transcend modernity within the discipline of architecture.

urban regeneration, urban research on Shanghai daily status, urban-era architecture, adaptability,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on creation

doi: [10.1360/SST-2022-0305](https://doi.org/10.1360/SST-2022-0305)